

换剧不换脸：AI 短剧如何避免千人一面？

青年观察



一些AI短剧中的角色几乎共用同一张面孔。

AI制图



AI脸。 网络截图

刷来刷去，都是同一张脸

随着越来越多AI短漫剧开始进入各大平台，人们也注意到，有些剧一打开，出现在屏幕上的便是一张张看不出瑕疵的网红脸或似曾相识的明星脸。AI脸带来审美疲劳的同时，也时常被观众吐槽“生理性厌恶”“恐怖谷效应（即人类对拟真度接近真人但不完全相同的类人物体，如机器人、玩偶等产生反感或恐惧的心理现象）犯了”。为什么用AI做出来的角色总是千人一面，而AI脸越完美反倒越让人感到不适？

记者在小红书上对73名网友进行的小范围调查显示，约30%的受访者对这张同质化严重的AI脸感到厌恶，甚至产生了

“恐怖谷效应”。“我妈吐槽这些短剧，男女的脸长得都一样。”“已经到了看见AI脸就恶心的程度了。”也有网友给出了自己的理解：“能做短剧的AI大模型中包含的肖像模板只有这几个，做来做去长得也就一样了。”

然而，催生这种“恐怖谷效应”的AI脸并非只是大模型单方面的原因，而是平台、用户、模型三者共同塑造的结果。

同质化的AI脸最初源于大模型的训练数据。模型吸收的是互联网上已有的视觉内容，由于大量用户偏好“网红脸”，大模型便将“大眼睛、高鼻梁、光滑的皮肤、对称的五官”标记为大众审美最乐于接受的范本，并在之后的训练中不断放大这一偏见。

在AI短剧中，同一个人物必须在每一帧中保持样貌一致。像AI脸这样对称、标准的面孔，正是一致性的最佳保障。但是越稳定，样貌就越容易偏向模板化。对于平台而言，千篇一律的AI脸便是最安全、最不容易出错的选择。

与此同时，AI短剧的流量密码很大程度上来自其更新速度快、产出量高。短视频内容工业追求的是低成本的批量生产。大模型为了简化制作流程，会进一步放大“每个人都长一个样”的短剧特点，从而导致给出相似的提示词后生成的脸也越来越像。这固然加快了内容的生产效率，却也加深了大模型对同质化AI脸的路径依赖。

为何AI脸让人越看越不适？

为什么同质化的AI脸会使人感到不适？究其根源，在于一张张标准、单一的面孔背后，是空洞且缺乏生命力的形象。

一名喜欢看番剧的网友说：“很多卡通人物的脸也是千篇一律的，但是剧情会赋予人物鲜活的个性。AI短剧中的角色形象则更为单调，男女主一出场便能猜到他们的性格和接下来的剧情。”

当AI短剧沦为工业流水线上的标准件，人物的性格、剧情的走向便早已被预设。无论是青春校园、古风仙侠还是都市言情，全部交由AI按既定的范本批量产出。人物设计、脚本编写、剧情生成全权由AI流水线产出，制作出的短剧便会常常出现因果断裂、前后矛盾之处，人物的行为动机立不住，情节的推进也生硬牵强。这才是人们对短剧中的AI人物感到不适的根本原因。复旦大学传

播学副教授杨鹏表示，AI创作出的人物面部特征是优是劣，关键在于使用了什么样的高科技工具，而在于是否具备了艺术审美的特质与价值。

那么，AI短剧创作者应当如何规避这种“千人一面”的危机？记者采访了上海理工大学学生刘坤宇。这个暑假，她与同学一起参加了上理工管理学院主办的“AI短漫剧创作训练营”。在理论学习和实操制作的过程中，为了摆脱同质化的脸谱，刘坤宇和队员们下了不少功夫。

“在制作的前期准备阶段，人物设计是工作量最大、最耗时的板块之一。”刘坤宇回忆道，“我们给大模型提供的提示词写得非常详细，人物的发型、服饰，甚至脸上有没有痣、嘴角的弧度是怎么样的，都要写进去。而且根据每个人物独一无二的性格特征，我们会进行完全不同的外貌描述。比如对于一个性格急躁的角色，我们会描述他‘眉毛上挑、带有紧绷感’。”

即便大模型根据详尽的提示词生成了一个不再像“AI大家族”的人物，人物设计的工作也才刚刚开始。刘坤宇还要基于这张“正面照”，生成同一个人物在不同角度、不同表情下的形象。“为了避免人物笑起来时，全是那种AI标志性的瞪眼咧嘴笑，我们设计了微笑、大笑、似笑非笑等多种表情。”前期工作做到如此细致，AI短剧中的人物才算真正“活”了起来。

吴渺（上海）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AI电影导演吴渺表示：“AI短剧中的‘撞脸’现象全是可以解决的。一方面对创作者来说：一是增加抽卡次数，通过多轮生成来筛选差异化结果；二是在提示词中明确注明避免‘千人一面’，同时严禁侵犯明星或素人的肖像权。另一方面，作为模型厂商既然拥有相关数据，更应该承担起社会责任，直接在制作AI短剧时就避免这样的问题。如果说创作者经过不懈努力，还是被别人说角色像某个人，那理应是模型公司的问题。”

当“我的脸”成了AI的素材

与同质化脸谱一样普遍的，是真人肖像权如何定夺的问题。

有网友坦言：“我不怕看到雷同的AI脸，只怕看到熟人的脸。每当眼熟的明星突然出现在AI短剧中，便会瞬间出戏。”

将明星的脸投喂给大模型数据库，确实能破解同质化脸谱的问题，但是训练出的一颦一笑，终究不及真人演绎来得自然、生动。迪丽热巴、虞书欣、檀健次等明星的工作室已先后发表过声明，要求相关短剧平台下架利用其肖像、声音生成的AI内容。这既是对艺人肖像权的侵犯，也是对真人表演艺术价值的不尊重。

不仅是明星，素人的肖像权同样正在被AI悄然侵蚀，而且处境更加隐蔽、维权更为艰难。短剧《桃花簪》便盗取了网友“白菜汉服妆造”和模特“七海Christ”的脸甚至服装，直接融入AI剧情，并恶意塑造负面形象。

事实上，为破解同质化与肖像权问题，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局务会议通过了《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于2026年9月1日起正式施行。

在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上海市政协委员张玉霞看来，《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对行业整体具有积极的引导作用，短期内可能带来合规成本的增加和产能的阶段性调整，但从长远看，权利义务规则更加明晰，行业商业模式有望从流量驱动转向合规与内容质量并重，有利于可持续发展。

针对AI微短剧中的肖像权侵权问题，张玉霞分析指出，《办法》第34条专门对人工智能的运用作出限制，要求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制作机构和播出单位须遵守国家有关

规定，并在每集明显位置添加提示标识。该条款与《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等规章相衔接，同时明确了民事层面的肖像权等人身权利保护规则。具体而言，若未经自然人或明星本人同意，将其人脸图像用于AI训练（即“人脸投喂”），则构成对肖像权的侵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可要求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等；但若事先获得权利人同意，则不构成侵权。

至于当前市面上AI短剧普遍存在的“千人一面”现象，张玉霞认为，虽然该现象一般不涉及违法或侵权，但其社会负面影响不可忽视。从创作层面看，人物辨识度缺失会导致角色空洞、艺术表现力下降，并进一步加剧内容同质化；从社会审美角度，单一化的审美输出会固化狭隘的审美标准，弱化审美多样性，加剧公众的外貌焦虑。尤其对青少年群体而言，长期接触高度相似的面孔容易引发观感疲劳和内心麻木感，同时模糊虚拟形象与真人之间的界限——即使有强制AI标识，观众仍可能形成错觉，使人的形象不再具有独特价值，进而弱化对人格尊严的认知与尊重。张玉霞强调，这些负面影响尽管不直接违法，但需要行业在创作和审核环节给予足够重视。

■业内声音

从“千人一面”到“千人千面”



网剧千篇一律的AI面孔。

AI制图

青年报记者 范彦萍
见习记者 曹可筠 实习生 赵玮嘉

本报讯 在肖像权保护方面，监管力度也在加码。今年6月以来，广电总局部署开展微短剧侵权盗版的专项治理，四部门联合发起“剑网2026”专项行动。在此之前，各平台已开展多轮自查自纠：红果短剧累计核查1.5万部作品，处置违规670部；抖音下架侵权短剧、漫画累计6087部；快手则完成8000余部AI漫剧的排查，并建立AI素材授权核验机制。

规范化的治理，正是为了让大众看到的不再是千篇一律的AI脸和批量复制的套路剧情，而是真正具备审美价值与人文温度的精品内容。

监管力度正在加码

政策风向的变化也在促进AI短剧制作方重新审视起“效率”与“品质”。

上海如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朴凡告诉记者，公司正在逐步把AI短剧制作从标准化转向精细化。最为直观的变化体现在成本上，标准化的一部短剧，每分钟的成本约为300元至500元，而有了精细化甚至电影化的审美要求后，每分钟的成本提升到800元至2000元，其中镜头衔接、画面丰富度占了成本增量的主要部分。对于AI脸的同质化问题，朴凡承认这是行业共同的痛点：“在AI短剧这个行业里，这种脸被叫作‘豆包脸’。我们在做人物设计时，‘豆包脸’的使用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要让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特色、走出自己的风格，成本是很高的。”此外，另一个制约因素则是观众审美的不可预测性，“在我们对观众喜欢什么没有把握的时候，通常会选择最安全的形象。”所谓“众口难调”，这便是多数制作方宁可沿用模板脸也不愿冒险试错的原因。

在成本结构中，人物、道具、场景资产一共占了总投入的约20%，抽卡成本占比达60%。剧本的编制占剩下的20%。换言之，花在一张脸上的投入本就有上限，更遑论为每个角色都量身定制一套独一无二的五官。不过，该公司也在尝试突破这一困局。“我们正在做数字人物资产的尝试。即根据身边一些朋友的形象打造出有特点的数字模拟人，经他们同意后，用于短剧男女主的形象。”朴凡也提到了同行中已有的成功案例，“抖音上的‘桃子’便是用自己的形象做AI数字资产的，月涨粉量能达到两三百万名。”在她看来，这条路若是走通了，既能解决AI脸同质化的问题，也能打造出具有商业价值的明星IP。

在不完美中寻找“活人感”

如何让一张虚拟的脸“活”过来，正成为当下AI短漫剧制作的必修课。

在目前已和团队完成三部AI短漫剧制作的星奇智盛创始人郑予奇看来，AI脸千篇一律的原因归根结底

出在技术上。据他介绍，制作AI短剧时，最低线、最核心的关键是建立人物资产库与人物设定图。制作团队通常都要准备人物的三视图，但在生成后续画面时，如果AI读取到的小图中部面部不够清晰，就会用收录在库的数据自作主张地把人物补全，这么一来很可能就成了人们所说的“明星脸”。

“还有一方面就是主角的脸太完美了，当美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往往就同质化了，从而导致视觉上千人一面。”在郑予奇的理解中，“活人感”、真实感是需要有瑕疵的。美术专业出身、画过无数素描速写的他对人的面部结构再熟悉不过，现实里哪怕颜值再高的人，左右脸都不会完全对称，熬了夜状态不好，也会在脸上有所体现。但如果直接跟大模型说“给我一个高颜值的男女主”，生成的脸必然看不到这些细节。他追求“在不完美里找到完美的平衡点”，所以在生成人物设定图的时候，郑予奇和团队伙伴会特意关注角色长相，不满意的地方反复调试，尽可能地使剧中的虚拟人物“活”起来。

郑予奇坦言，对于现在的AI短漫剧制作团队而言，要想跳出“千人一面”的尴尬局面，其实也不难实现。像他们这样在生成人物设定图时主动“创造”瑕疵，或是顺手把三视图里的正面五官抠掉或模糊处理，都能很大程度上规避面部同质化的问题。“有些团队之所以不做这方面的考量，可能只是因为他们的重心全在看剧情能不能留住观众，觉得脸是次要的；又或者‘只缘身在此山中’，没有横向对比过其他作品。”玩过乐队、学过拉片，自身喜爱艺术的郑予奇觉得即使程序发展迭代再快，真实的审美和细节在未来的AI短漫剧创作中仍是不可或缺的。



网络截图